

宫一芬※著

那一段 花与火的日子



➔ 那些听过的流行歌曲，看过的电影
从未在脑海消失
而谈过的恋情，更像刺青，早已烙印心底
昨日仿佛一朵暗夜玫瑰
看不见它，却始终香气萦绕
然而，想再青春一遍，烟火却早已熄灭
我是被祝福的，还是被诅咒的？

当爱情走过的时候，留下的除了回忆，
还有很多只有自己才懂的心情。
一个关于时代、爱情、背叛与城市的故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那一段
花与火
的日子





宫一芬/著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红色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4-25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一段花与火的日子 / 宫一芬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6

ISBN 7-80187-288-6

I. 那... II. 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5675 号

那一段花与火的日子

作 者：宫一芬

总体策划：红书坊工作室

责任编辑：李林 刘春梅

封面设计：03 工舍

内文制作：丁丽艳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站：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e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三河欣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32 开

字 数：148 千字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7-288-6/I · 121

定 价：19.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自序：十分之三拍的合键

楔子

第一章 朗月清风 013

051 第二章 惟有静默

第三章 彩蝶破蛹 085

125 第四章 来自远方

第五章 醉拍阑杆 167

207 第六章 垂天之云

45 尾声

十分之三拍的合键

你喜欢佛朗明哥吗？

吉他声铮铮扬起后，唱者跟着节奏击掌，舞者等待，在十分之三节奏处昂首、跺脚、抬头、挺身，看过的舞蹈中，有没有曾经令你的血液沸腾？

“不敢相信你会去学佛郎明哥，你怎么会喜欢跳舞？”朋友在知道我的近况后，不可思议般打了电话来问我。

为什么不呢？

性格里爱恨分明的那一层在现实中，渐渐不得志了起来。除了书写，也许我只能藉着舞蹈来抒发？

也许。

一向，我不容许别人闪躲我的感情，只要活着，我就无法容忍。

要不，就干脆不要。一点都不留。

像卡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像小说里的 那一个角色。

这个故事完稿至今一年了，中间经过的周折可不少（想也知道是被退稿），好几个编辑写信跟我说很喜欢这个故事（年龄相当？），但问题就是位置不对。我于是知道不但人会放错位置，书也是一样的。所以，能成就一本书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想写下的都在故事里了，还能怎么介绍呢？就让文字与读者素面相见好了；该感谢的人太多了（可见作者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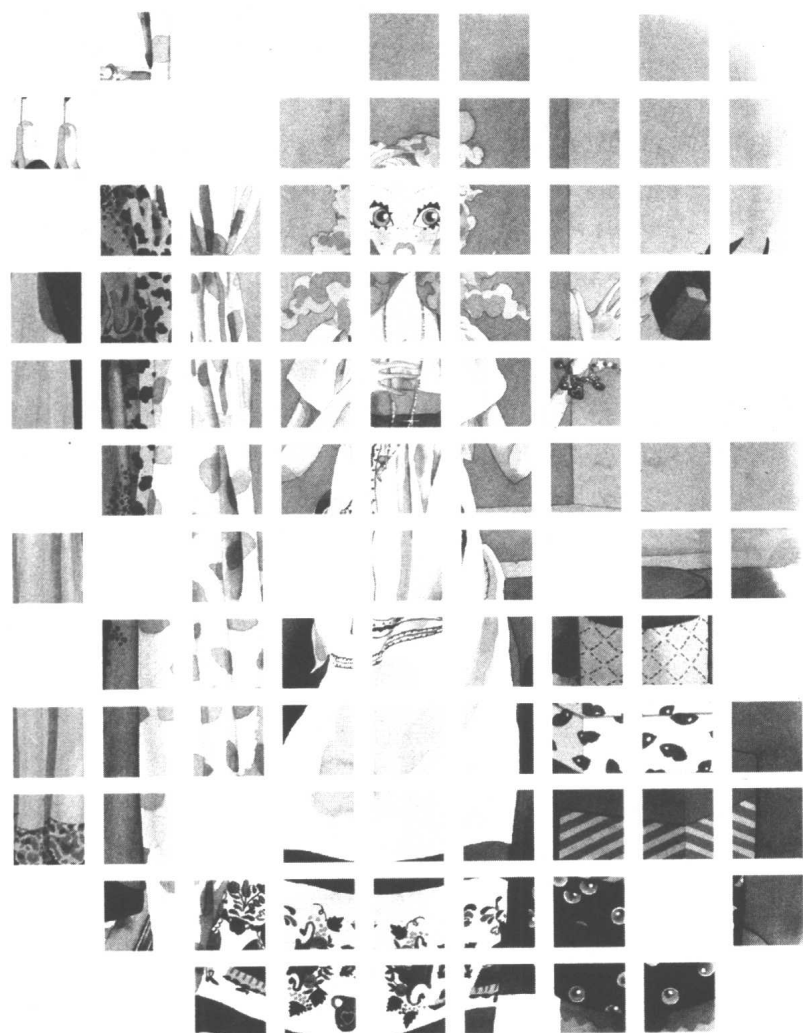
性不优？），全部列出来也只是大占篇幅而已，那我就学前人感谢天吧！早上起床开窗，天空蓝而高，窗外电线还能停着几只小麻雀唧唧喊着，隔壁单位里，那片大湖总是波澜不兴，阳光很好。准备出门挤公车上上班，像这一年来大部分的日子一样。感谢我经过许多这样美丽的日子。

没有台风，没有淹水，我还活着，并有体力去学舞。

作一个开始的预备动作，扬起脸，挺起胸膛举手跨步，舞动一圈后，就能感到有股热力由丹田处往上升，不断舞着能量便能传达到指尖，就像这小说里的几个人物，因为接触，而了解了接近的困难；因为寻求，而体会到爱情的距离；忍着脚痛，我与她们在十分之三处踩步，跳着死亡之舞。然后重生。

你喜欢佛郎明哥吗？

宫一芬



~~20~~ 44



楔子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向晚起的我难得在清晨醒了过来。本来打算出门去附近走走，逛逛市场买个什么回来炖汤，但后来开始下起了毛毛雨，我立在窗口看看，叹了一口气……还是算了吧，这天气也没那么大兴致煮饭给自己吃。

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突然不知怎么发起疯来想擦地板。于是挽起衣袖起身到浴室准备好水桶抹布，然后，我开始跪在地上使劲擦起房里的柚木地板。

看似干净的地板上，其实角落里藏有许多灰屑，床沿也散落着我的头发，没办法，长头发就是这样。

房间不大，完成后我便开始再接再厉地对付堆积了一个礼



拜的衣裙。洗的洗，泡的泡后，我心满意足地走到厨房倒了一杯咖啡踱到客厅，经过音响CD架旁时挑了一张马友友的巴哈《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CD，换下相川七瀬的《Seven Seas》专辑……我习惯在劳动的时候听摇滚或PUNK的音乐，静下来的时候听抒情音乐或单纯的乐器演奏，思考和睡觉的时候则完全不能有一点“人工”的乐音，因为那只会牵起我的思绪，让我越来越想要捕捉到那个节奏而已。

转过身来一眼就看见数十本杂志、书和资料夹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毯上……我站了好一会儿，不断吸着咖啡的香气，边看着脚下那前两天我为了求证一个格林童话而搜寻资料的惊人成果……小心地绕过脚下高高低低的阻碍，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很舒服地靠在沙发椅背上，闭上眼睛，开始冥想自己身处一个非常、非常整洁的空间……可没几分钟我就受不了，放下咖啡杯随即开始动手收拾起来。

今天真是劳碌命哦！人再怎么想欺骗自己，也斗不过实际人生。

把书归类摆上书柜，杂志也上了杂志架。在把演示文稿汇整到Clear Book时，看到里面夹着一包洗好的照片，那是工作上需要的资料照片。拿出来浏览一下，我便把它归档到标明“公事中”的大相簿中去。接着我又翻出了好几包未整理的底片，想索性寻找个底片集中处（我一向有整理的习惯），在哪里呢？我把底片都放到哪儿去了？



电视柜下的几个大抽屉、旁边的矮柜里，甚至房里化妆镜旁和床头柜里，还有顶着天花板的衣柜里，可能之处我都一一寻找过了，就是没有。再检查计算机桌与书柜，还是没有！莫非这屋子里存在着一个我不知道的黑洞，打算趁我不备对我的物品一步步蚕食？

就在泄气并打算放弃时，我眼角余光瞥到鞋柜……咦？搬家前我似乎有整理过一个特大鞋盒，好像底片就集中在那儿……好像有喔！我赶忙走过去打开一层一层的隔板探寻。不可能是“TAS”、“ELLE”或“NINE WEST”的盒子，它们太小了。“两片叶子”或“马格丽特”吗？鞋盒似乎也不够大。“皮尔卡丹”的鞋盒里倒放了一叠收过的情书，把它拿出来先放在一旁，我继续找底片。是“EA”或“旅狐”的吗？恐怕不是，那两双鞋子我连穿都没穿过几次呢！那还是在由日本东京带回来的“L-STREET”的便宜娃娃鞋盒里呢？也不可能，鞋子还好好端躺在里面呢！连最有可能的一个，几年前去美国旅行时带回来的大脚印商标的“HANG-TEN”超大鞋盒，也都整齐地放着我这几年旅行中购买的Post Card（Post Card是我旅行必买的对象之一，我有个会摄影的朋友就很不屑我这消费行为，我则回他：关你屁事啊？）。

最下层的隔板打开，里面放了我贵的一双“BALLY”的鞋盒，旁边有一个很大的“MACANNA”休闲鞋盒。我怔了一下，旧时的记忆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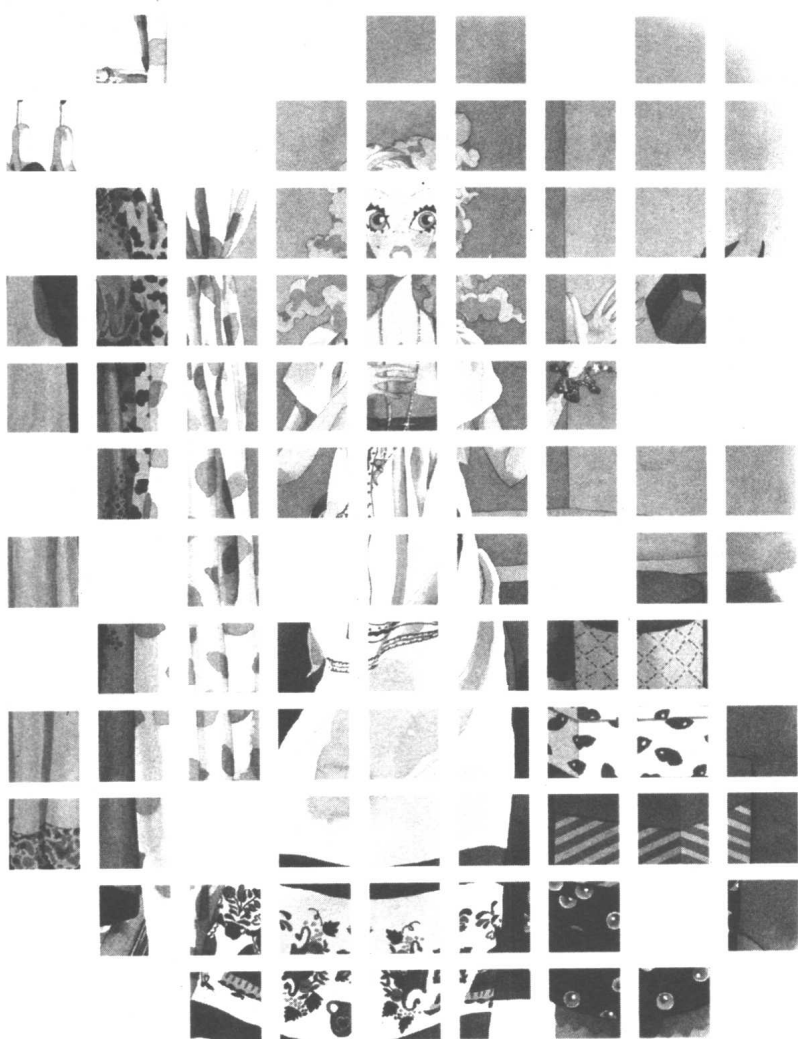


是的，我可以确定就是这个鞋盒子装着底片了，那是静去法国前帮我收拾的，我怎么会给忘了呢？或者我根本就是故意的？

是谁说的，遗忘是人的自愈机制。







10/2/88

第一章

朗月清風

一把抱起“MACANNA”鞋盒，走过音响旁。我想想又换上了张刚拿到的鬼束千寻的《月光》专辑，很快空气中流泻出一股慵懒的钢琴伴奏歌曲。打开有点昏黄的省电灯泡后，空间中原本弥漫的咖啡香马上合着歌者浑厚的嗓音激发出一股老照片的味道……真的也有一段时间了……

轻轻把鞋盒放在茶几上，我呆呆地站着。那么费力地找出了这盒底片，我到底是要干什么呢？难道只是单纯地为了整理吗？

忽然好想抽烟，于是转过身，我走到计算机桌旁拿了烟盒，打开落地窗到室外去抽。

有点儿喘，毕竟已经到了不可以彻夜不眠的年纪了，再加上起床后的家事劳动和这么大张旗鼓地搜寻个把小时，精神与体力都很有些不济。我该马上开始工作还是先休息一下？

这段回溯往事的工程太巨大了，且允许我以跳跃的方式回到过去那段时光吧，如果您有兴趣的话，请耐心听我说一个长长的故事，有关这个时代，爱情、背叛跟城市变迁的故事。



1

飞 絮

尹羚与宁静是我高中时最要好的同学，宁静同我一起长大，尹羚则是我们活跃的班长。这是没办法的事，狮子座的人，在人群中永远都是那么醒目，即便是在谁都不认识谁的小高一。

我们都是1970年出生的，和我们同年出生的名人有王菲、李若彤、李嘉欣、苏慧伦、中山美穗……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我怎么净讲些影视圈的明星？好吧，那我就提几个有点文化的名人吧！有个叫帕胡德的大帅哥，拥有瑞士及法国血统，是个吹长笛的音乐家。去年11月我特地花了一千块到音乐厅去看他演出，纯粹就是因为偶然间看到报上写他是个与我同年的音乐家。而同样的原因，我也很喜欢小提琴家林昭亮，他也是1970年出生的。高中时期很迷一个叫黛比·吉布森的美国创作歌手，后来因为一个比她幼齿一点点的蒂芬妮就把她干掉了。还有，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三，在圈内被誉为“黑珍珠”的超级模特儿我也挺喜欢……不过这似乎又跟影视圈沾上了点边。总之我要



说的就是年纪这么一回事罢了。

我们进高中这一年，荣总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喜剧演员许不了与武侠小说家古龙相继去世，而龙应台的野火现象是燃烧好久也不停歇，到处都看得到《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那时，我纯粹因为个人性格原因变得十分古怪难缠，总是想着人为什么要被生下来，生命的意义究竟为何。人都有这个时期吧，只是彼此惨绿的程度不一样。在高中那段时期的照片里，我时时带着阴冷苍白的面容，嘲笑众生的愚昧。

是的，那时我觉得世人都是愚昧的，连同我一起长大的宁静也不例外。只是看在一块长大的情份上，不得已我对她会宽容些……你瞧，那时我有多么、多么地狂妄啊！

因一起长大的缘故，我与同班的静总是相依为命。如果真有时光回溯器这玩意儿，你就可以看到静每天一下课就踱到我身旁问我：“晓岚，你要去上厕所吗？”“晓岚，你中午想去哪儿吃饭？”而我总是抬起埋在课外书中的脸对她说：“好吧！”“随便。”“等一下再说。”

我一点也不愿意待在教室里吃午餐，说真的，那实在是个灾难。三个女人就成了一个菜市场，更何况是整整一个班的女生？！所以我大都带着也许是早上买的面包，也许是包子或干米粉，到学校各个角落去探险，个子娇小的静就带着她妈给她煲的汤和午餐，紧紧跟着我。

